

盛世 的 追 戀

——「唐代詩人們」讀後

村花

一、直接的感觸

「唐代的詩人們」一書是東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的專門教授，日本人前野直彬所著；由曾留學日本，受教於前野先生的洪順隆先生翻譯，幼獅文化公司出版。

看這本書最深的感觸是從書的內容、寫書的態度等，微妙透露的一種「盛世的追戀」。彷彿唐代以及唐代的詩人與作者息息相關，是作者頂熟悉的「古時候」。這種情形從許多日本人的漢學研究類篇中都可發現到。彷彿唐代使他們無限的追戀，感到無限的驕傲。

日本在八世紀的大化革新，全盤漢化，即是大量接受我大唐文化。舉凡社會、政治、學術、生活等各方面，莫不仿唐。依這唐化的面目，它經過了約一千一百年左右，到十九世紀才被美國人敲開大門，而發生他們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們另張旗幟，打出「明治維新」的標語，掀起西化運動，轉而成爲西方文化的忠實信徒。但是，日本人在強烈的模仿以外，不曾忘記堅守他們的自我，或許，這是島國地形先

天的優越條件吧！之所以，他們八世紀時的全盤漢化，沒有喪失他們固有的根性；十九世紀那大風猛掃一般的西化之後，到今天，許許多多西方人去日本找「唐代」建築、「唐代」音樂、「唐代」學術、「唐代」的生活習俗……甚至，如開頭所說的，「唐代的驕傲」。他們的確保存很多唐代的東西，難怪他們有這份驕傲；同時，他們幸運的，版圖完好、國勢日上，有完整寧貼的民族自信心，讓他們撐起這份驕傲。可是，唐代是我們中國的唐代，所謂唐代的驕傲、盛世的追戀，應該是我們中國人才够資格說，是我們中國人才會產生的感情。怎麼變成日本人的呢？身為中國人，想到這一層，覺得挺不自在，不期然的羞紅了臉！

不過，這樣子或許有點小氣。我們的好東西，連到別人都喜歡，應該使我們更感光榮、更為驕傲才是。但有個大前提：我們必須真實而深切的了解這些好東西的寶貴和重要；我們自己絕對不能把它丟棄。

現且撇開這份情感上的激動，客觀的就此書本身的寫作，做一番討論。

二、主題是時代與社會

中國文學自始以來就分成韻文、散文兩大類。廣義的詩即指韻文，而絕大多數的韻文都是文學成品；不像散文，四書五經或諸子百家，大抵是哲學著作；而漢朝的散文代表如史記、漢書，明標著是史。

所以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一向地位崇高，差不多可以說我們是詩的國度。故理所當然的，連妓女都會作詩的唐代，最最配得上詩國的稱呼。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前野先生才想到藉「唐代的詩人」，來呈現唐代的政治、社會與民生。另外是，唐代以詩取士，詩人可以躋身成為高官顯宦；詩人也可能潦倒落魄終身。因此，從「詩人」去取鏡，便同時兼顧到當時朝廷和民間的各種生活，涵括了當時的時空。

全書分安德之宴、嶺南之旅、慈恩寺大雁塔、大亂四章，寫二十一位參與其事，置身其中的詩人。從探究這些詩人在這些場合、盛會、大局面所寫的詩，演述出這些詩人的生命歷程、心路歷程，再推及於詩人所處的時代，社會。這就是作者此書的最初旨意：從文學的角度去括出貞觀盛世，武則天的女主治國，開元政權始末，天寶此盛衰的轉捩點這四國唐朝重要時期的具體實況，特別是天寶時代（即第四章大亂）

，從一六三頁到三二二頁，占了一半篇幅。

因為作者本來就無意分析詩的藝術價值，或詩人在詩方面的成就；而是懷着盛世的追戀這種心情，欲再現唐代——那離今一千二百多年前大帝國——的風采，「俾讀者以古視今，有所鑑戒」（作者題辭上的話）。所以他提到一般替唐詩人所設的浪漫、寫實、田園等派別；不考慮一般替詩人冠上的詩仙，詩聖等尊號，把大詩人，小詩人，無名詩人一體看待，一視同仁。既有李白、杜甫、王維這些光芒萬丈的劃時代巨星，也有薛據、楊纘、王無競等連詩史上都不大掛名的小卒。作者主要是盡可能的搜集到資料，以表現「詩人所以應世優游之致，際遇哀樂之情。」（作者題辭上的另兩句）

如此，超出一般規例之外，不再受僵化的觀念束縛，作者反而能騁其自由的思考，深入到千年以前詩人的心境、處境裏，體現出詩人遭遇到的困頓或阻挫或個性上的矛盾等，以自己獨具的識點，勾勒出活的時代、活的社會、活的人。

這個，便是本書的最高成就；也是本書成為好書，極該讀，極可讀的最大原因。

三、簡單確實的風格

全書的寫作形式可使聯想到我們歷史學名家黎東方先生一系列的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感覺親切平易，容易接受。而文筆也相當口語化，沒有提出岸然巍然的做學問口風。

再說內容。凡舉詩做例，作者必定附上清楚扼要的白話解說。同時，他固然根據那些令人裹足不前，繁縟無比的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等，但他却不是大部書相同的學術面孔，乃是集中各書中零散的各項資料，連貫成具有實生活感的完整事件，成為吸引人的文學逸品，即把知識與學術和諧的融滙在一起，成為動人的文學。

不過，作者選詩的着眼點是什麼？却有幾分叫人難解。除了「大亂」這部分提到「哀江頭」、「石壕吏」、「麗人行」、「春望」等深刻感人的作品，其餘極大多數所根據的詩，是文學評價不怎麼高的詩。可能是因為作者看重「對事實有所幫助」、「對寫史有所幫助」等實際上的作用吧？但憑靠零散的資料，

要替讀者塑造出一個個完整而富生活感的形象，總要加上幾分想像與猜測。那麼，能够幫忙的難道不是那些深沉，超絕，高妙的佳作嗎？可是從作者的引詩衡量起來，他就連選偏向抒發感情，排遣心境的詩，大抵也都配合簡單、直接、實在等這些意涵。

從這，引當我對中日民族性的不同的好奇。很簡單的一個顯例是：李白、杜甫、王維是我們所稱的唐代三大詩人；但日本人却把白居易奉爲第一。而白居易詩的特色，衆人盡知，乃簡單平易，老嫗都懂。

異於日本人的簡單實在，我們對人對事對物的看法傾向深遠而理想化。說到李白，我們欣賞他的飄逸仙骨，他浪遊天涯的氣魄，他「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這等詩語的豪放；可是這書裏把迂闊，大吹法螺這些詞派給他，說「裝模作樣是李白的拿手戲法」（二五九頁）；「但實際上，李白不是不染凡塵，而是爲凡塵所棄。」（二九二頁）說到杜甫，我們總情不自禁的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這種大誠心感動，尊他爲「聖」。可是書裏杜甫寫「石壕吏」時，並沒有「民我同胞」的觀念。（三〇九頁）而對於「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的詩佛王維，書中這樣說：「他既不機警，也無識見。平常老老實實地過日子，一旦有事就驚慌失措地躲入自己的小天地，閉守殼中，不敢探頭外望。」（二七五頁）

其實從書裏大致的敘述，看得出前野先生完全了解他們是詩仙、詩聖、詩佛等高位上的大詩人，對他們極其敬佩、喜愛，而他所以有這些說法，不是存心毀謗或意圖貶抑，乃是就事論事，推演出來的詩人之個性與心性。不過，我們追求深遠，趨向理想化的觀察角度和尺度，難免使我們對於書中這些辭和句，感覺到格格不入，或許還會以爲這些話犯上「大逆不道」的嚴重錯誤呢！

看起來，日本人慕「真」，而我們追求的是「美」哪！當然，在簡單實在的「真」之內，自有它令人心折，使人心醉的成分。不過，既然談及是中國詩人，應該賦予中國詩人的本來面貌才更合適。譬如解釋中國詩人所寫的絕句，就要用解析中國詩的方式，若是用解析日本俳句的方法，如何顯出我們絕句最精華的意念？

四、詩人的寂寞

總看起來，這書寫史的跡象明顯，但另外它也寫很多個人的論見，如「詩是用來掩飾醜惡苛刻人世的一張美麗的包裝紙，這就是支配唐初宮廷詩風的大勢。」（四二頁）「中國人所想像的法律，到底不過是表示一種基準罷了，重要的是對它的解釋和運用。所以法律書籍的閱讀可以委諸下級官員，高級官員只要根據自己的知識下判斷就行了。這知識的依據是儒家教義和文學才能。」等。而最主要的內容，當然還是他對所學詩人平生遭際的詳細剖析。這些剖析不止於臚列事實，更多的是文學工作者嚴肅、摯切的討論與研究，在在反映作者寫書時付出的功力與感情。

這份從事工作時付出的功力與感情，足與「盛世的追戀」並比，乃所謂的「文學之執迷」。是由於對文學的執迷，他才能把每個詩人，詩人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鉅細靡遺，生動引人的再現出來。用的是寫史手法，但看起來不會沉重；特別是他藉着剖析詩人，而深深挖出詩人本質上的寂寞，那就是人普遍都會遭到的共同寂寞呢！

五、翻譯及其他

最後談一談翻譯。翻譯三要素為信、雅、達；翻譯分直譯、義譯……說法很多，而我從事這書的翻譯又發現到翻譯的兩種可能。就說把日本人寫的日文書譯成中文，一種是譯成中國味道的中文；一種則譯成中國字了，但仍然保存日本的行文運句味道。這本「唐代的詩人們」是比較屬於後者的翻譯。諸如：「骨肉之間的義理或人情，這樣一來，早已不成問題的了。」（七頁）或句首一開始就是：「到了這裏，詩接著敘述……」（一五七頁）等等。如果有「翻譯文體」這樣的名稱，那麼或許是指這類保留原來文字的味道翻譯吧？如果是把翻譯稱做「再創作」，那麼該是要求翻譯成什麼文字，就顯露出那種文字的韻味了！

但這點不談的話，這書的翻譯足夠稱得起翔實縝密，而且叫人充滿感激。因為書裏寫的是我們可贊可嘆的輝煌過去；是我們早就應該知道的我們的過去。像這一類翻譯，可算當務之急，必須趕快盡力哪！

最重要的，我們自己的東西，舉凡學術文化、生活藝術……等，我們不能再任意輕棄了。保存過去的美，且當揚光大之！這樣的工作眼看別人做了這麼多了，我們豈不更該努力？